

凡上所述，有爲吾人不可不注意者，即每有一次之軍事，即有一次邊防之建設。例如第一次之攻樓蘭，即築亭障至玉門；第二次之伐宛，即起亭至鹽澤。至亭障與軍事之關係若何，記文簡略。今據東西考古學者赴西北實地考察，測量之結果，知漢時國防之嚴密，規模之雄偉，有爲吾人驚嘆不置者。試思自肅州以北，北抵外蒙，西至天山之東麓，皆爲寸草不生之岡巒戈壁。自敦煌以西，經龍堆鹹地，達孔雀河末流而至樓蘭，北穿噶順戈壁而至哈密，亦皆爲乾山沙嶺。時匈奴正盤据於阿爾泰山及天山一帶，遊騎南下，則至肅州；出噶順戈壁則至敦煌；偏西，則及樓蘭。時漢通西域唯一孔道，自敦煌西行，經鹽層地帶而至樓蘭，轉西詣龜茲，爲唯一之徑道。宛貴人所言：『漢去我遠，而鹽水中數敗。出其北，有胡寇；出其南，乏水草。』並無大誤。則漢爲克服此自然之困難，防禦敵人之奇襲，以保漢道之安全，爲漢時軍略家所苦思之問題也。自元狩二年，渾邪王降漢，金城、河西、西並南山，空無匈奴。元狩四年，漢復擊匈奴，走之於幕北，漢始築令居以西，初置酒泉郡，以通西北國。蓋酒泉爲西北之門戶，爲中國北通外蒙、西達哈密與羅布淖爾所必經之地也。又肅州境內有二大河伸入戈壁：一爲額濟納河，經張掖、酒泉，北流經毛目額濟納旗而入索果淖爾、喀異淖爾，即古居延海；一爲疏勒河，經玉門、安西、敦煌之北，西入哈拉淖爾。漢之軍略家視此爲天然之防禦線。故漢既得酒泉爲長城線之據點後，因王恢等之破樓蘭王，遂立展長城線至玉門，即今之安西。李廣利伐大宛，又展至敦煌以西之古玉門關，即今之西湖附近矣。余於民十七年赴西北考察，始自居延海，沿額濟納河南行，至毛目之北，沿途烽墩林立。余當時雖未作地形測量，但大概多聳立於額濟納河之西岸。每隔約十里或三十里距離，即有墩或堡壘。（參考斯坦因東土耳其斯坦與甘肅考古圖。）凡堡壘附近之處，必有一小城遺址，以爲居人之所。其旁高地，炭渣遍地，爲當時烽火之餘燼無疑；間能得少許銅矢鏃。南至天倉附近之古堡中，掘拾漢木簡數枚；惜無年號，不能確定其時代，但決爲兩漢之故物。二十三年正月，復往踏勘，在居延海附近，又發見規模較大之堡壘羣約八十餘座，包涵二小城，其詳情及重要，余將另文記述，然余疑此地爲居延都尉所治之地也。附近車行轍迹，宛然如新；上覆浮土，約三尺